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二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

六模

壹

投壺篇

禮記

投壺第四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請論才藝之禮也別錄

蜀吉禮亦賓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為嘉禮。或云宜為賓禮也。孔穎達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請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吉禮亦賓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為嘉禮也。或云宜為賓禮。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固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度之。勝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鴻。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孤天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講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樂席間之器。以每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聚聚則慢。酒之禍。恒因此作。君子惡其慢。以教之。而

永樂大典卷之三言六

一

壹失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天以親之。卑其身以事之。主人之請不急。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表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廢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耻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耻過也。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耻人以不能則怨。自耻其過。則念忘人。以勝已。則慰矜。以忘念。以慰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壺為入。不煩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禮自。以順為節也。待於先生長者。不用不推。則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亦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長樂陳氏曰。投壺之善。曰天。勝算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核其詩。則以射節之。程自。故其節。則以射。鼓之。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悖。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戚軍國之間乎。其用廣中者。投壺。控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廣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八

言投壺也。恐不必然。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執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尚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獲升堂乃請投壺也。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為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下與衰馬蓋失先王之禮意矣。金華應氏曰。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舉以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記曰。五獻之尊門內壺。則壺亦猶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即為投壺。以為樂。猶擊缶以為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興也。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投壺者。投矢於壺以觀中不。曰蓋射之類也。此篇記其禮。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

壺。鄭玄注。天所以投者也。中士則處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陸德明音義。投壺壺器名。以天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

徐音如字。下奉中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八

二

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鄭玄注。燕飲酒既脫。獲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謀辭。陸德明音義。枉。舒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故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

一讀上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看戶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鄭玄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孔穎達疏。投壺至敬。從。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

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鄭玄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孔穎達疏。投壺至敬。從。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既獲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內向奉。挂其矢。知西向者。以賓在西。故知西向對賓也。司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內階上者。欲執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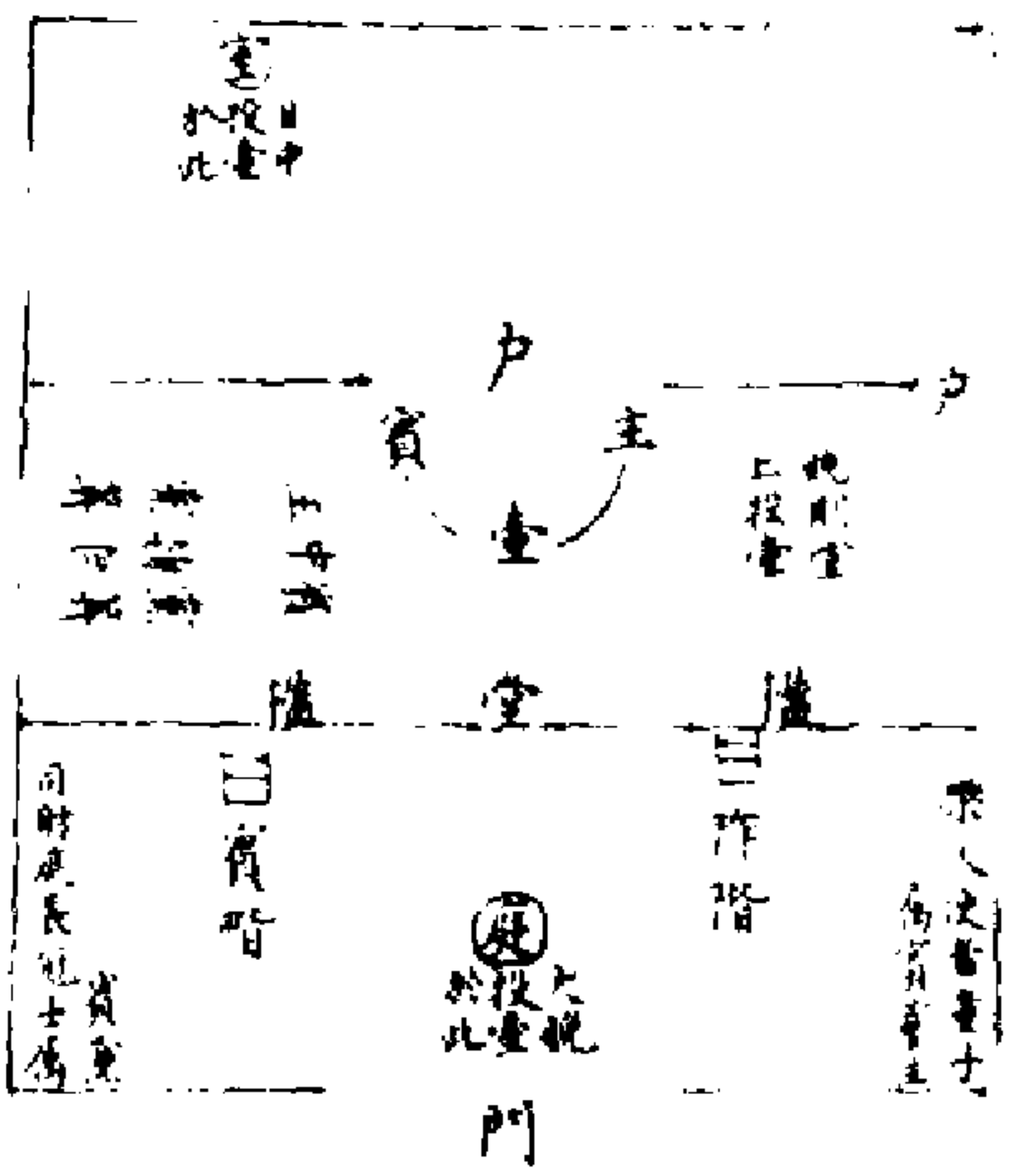
某有枉天哨壺者柱請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已。是重以樂也。注士則至北向正義曰士則處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處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處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秦穆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向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向者。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向者。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先行禮統於主人。雖供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注燕飲至射也。正義以知既脫獲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首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獲升就席。蓋燕羞之後。亦云若射則大射止為司射。則知此亦在稅獲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採之前。而射以其詞眾無禮。重故早射。與於燕射也。要義。奉天奉中。既壺之節。此經投壺大夫士禮。諸侯燕亦有投壺。行禮統於主人。故西階亦分東西。且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投壺之禮至使人執壺。嚴陵方氏曰。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八

三

天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罔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為義。因而為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為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為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主人請曰。敢辭。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為善。壺以正為善。鄭氏曰。見前注疏。孔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投壺之禮。至敢不敬從中者。或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罔。罔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枅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朱申句解。主人曰。主人再請。枉矢哨壺。不足辭也。以矢之枉。壺之哨。故不足辭。故固以請。固之言。故也。言如故。請者。重請之也。賓曰。某既勝矣。又重以樂。賓再辭。如前語。而差略焉。敢固辭。主人固請。故賓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主人固請於賓。如前語。賓曰。某固辭。不得命。賓答云。某固辭。而主人不許。敢不敬從。敢不敬以從。主人之命。彭氏纂圖註義。今先具投壺總圖。其壺矢兕中各圖在後。併同前注疏。衛

是集說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

鄭玄注賓再拜受天也主人既辟進受天

運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鄭玄注拜送送

上孔穎達疏賓再至曰辟止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壹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送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

永樂大典卷之三

四

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承兩楹之間相就俱南向主人在東後天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後天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天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天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向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承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衛湜集說主人曰柱矢哨壹至般還曰辟藍田呂氏以投壹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射吾敬也燕樂而下滋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鄭氏曰見前注北曰見前注呂伯恭音點傍註殺音般陳澧集說賓再拜受至般還曰辟方氏曰般旋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朱申句解賓再拜受賓再拜而受之主人般還曰辟般還却退之貌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於阼階上拜而送之賓般還曰辟賓亦如是報施之禮然也

退反位揖賓就筵

鄭玄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階進明為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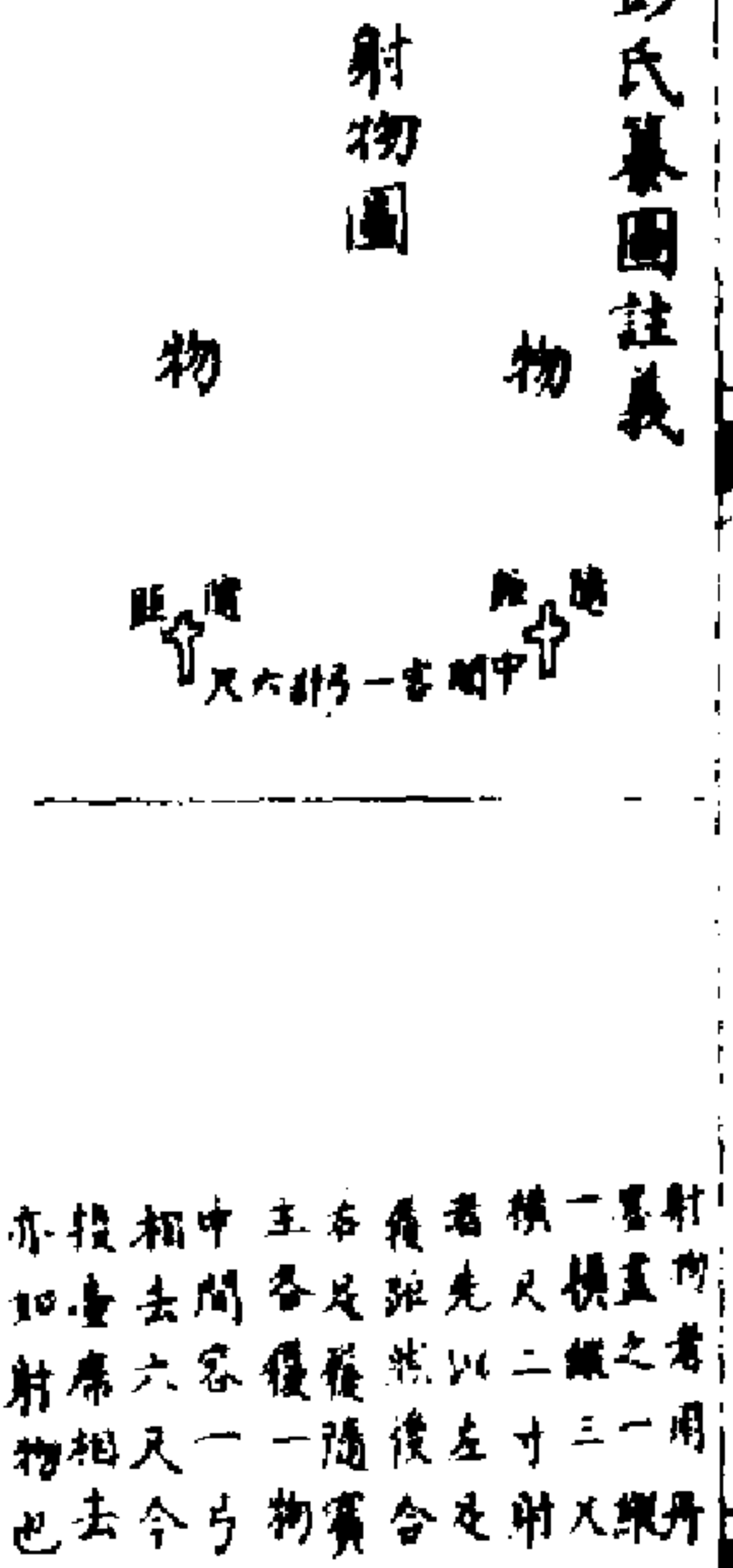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

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陸德明音義。新許亮反孔穎達疏已拜至就筵。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承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今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承就筵。注退乃至射物。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而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要義受矢揖賓。即席之節。見前注疏。陳澧集說。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八

五

彭氏纂圖註義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鄭玄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侯投。陸德明音義。度。後洛反。注間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筭。惑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卧反。又如字。下同。和似。嗟反。孔穎達疏。司射至筭興。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承賓主進前。進所量度。其量置於賓主筵間。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中。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入廣。矢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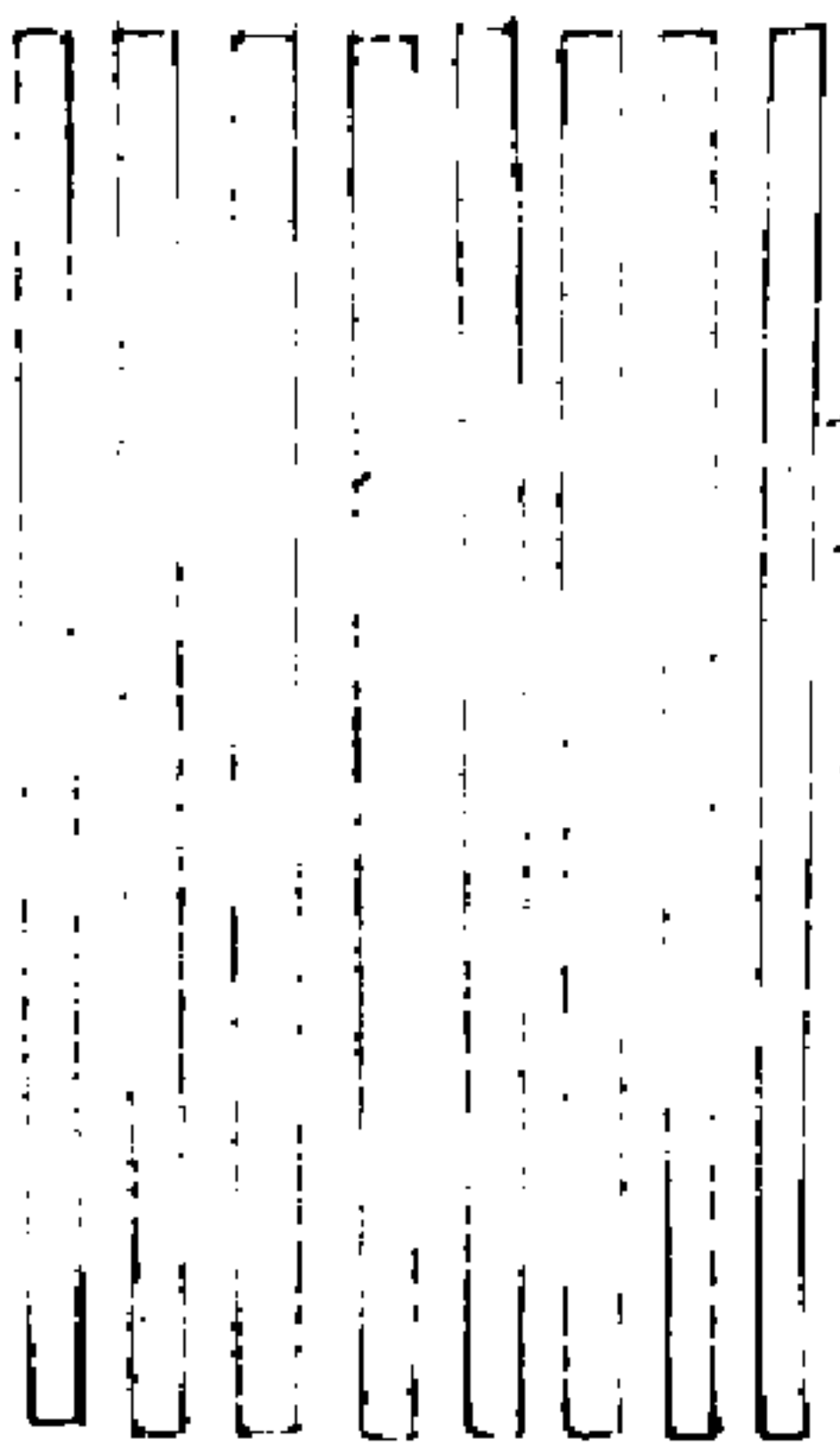
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處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筭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注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有亦鄉射也。要義司射處壺設中。射有三處。矢有五扶。七扶。九扶。五見前注。衛湜集說已拜受矢。至執八筭興。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弓是也。四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故此言執八筭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標詳解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未司射未進前進而量度其壺所置之處。置於賓主筵之南。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反倍司射反西階上之位。設中東面乃設中於中之西而東向執八筭興。執八筭以起立。俟投賓主各四筭也。彭氏纂圖註義。賓主各投四矢。則賓主各四筭。共八筭。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零八

六

筭長尺二寸

八筭圖



筭視坐之多寡無定數。司射手執八筭。又實八筭於中。內以俟再投。執之余筭。委中西。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鄭玄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像不恰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陸德明音義。比。此志及類也。徐扶質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鴉反。注及下同。為。丁倫反。勝者。

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却反下文及注皆同。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區反。帥也。類反。樂音洛。孔穎達疏。請賓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為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實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不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此投不釋者。此類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遷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類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了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請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為馬者。馬是成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舉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須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微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須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日諾。竟而

水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六

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注正爵至為樂。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滿。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為勝算。亦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要義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行爵立馬。見前注。衛湜集說。蓋田呂氏曰。矢不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蓋算為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為名。而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為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為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山陰陸氏曰。例入。幸入也。此投。此而投之。言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膝。恐其比入也。鄭八曰。見前注。孔氏曰。

見前疏。陳標詳解請賓曰順投為入。本入者為順。乃名為入。則為釋。其比投不釋。比投連比而投。賓主不更迭拾投也。如入則雖入亦不為釋。其勝飲不勝者。勝者以酒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既行。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飲不勝。所以養不能。慶多馬。所以尚有能。是正爵之行。不能者獲養。能者有慶也。餘同前注。疏謂是未說。黃震曰。抄順投為入者。以矢不順入於壺。乃名為入。射者入一矢。則司射者釋一算。以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其法賓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恃勝而連投。則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餘同前注。疏謂是未說。彭氏纂圖註義一說。漢人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馬。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爭禽而不勝者。罰以假馬。蓋亦類此。釋算直算馬。並圖見後。餘同前注。疏謂是未說。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鄭玄注。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

射義所云。詩曰。魯孫侯氏是也。問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陸德明音義。程更持及問。問。問之間。注同。大音。泰。孔穎達疏。命弦至曰諾。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問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也。大師曰諾者。大

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曾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專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問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要義。弦者。奏狸首。與鄉射小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大師奏騶虞。問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狸首亦問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狸首。蓋狸首之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奠而后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者。以奏狸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蓋田呂氏曰。狸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執葉克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雅也。其詩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鄉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嚴陵方氏曰。以弦

歌程首故命絃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山陰陸氏曰鄭氏謂絃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先鄉射蓋亦命絃者。變言大師重鄉射也。問若一言或問亦或一也。問者問歌一歌一奏問一無問馬以爲樂也。非以爲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大師曰秦騶虞間若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程音梨陳樂詳解請奏程首程首逸詩篇名或云禮弓二句即此詩。餘同注疏。陳澧集說命絃者曰至請奏程首。大師曰諾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程首詩篇名也。今古問若一者詩樂作止所問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黃震日抄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或問亦或一非以爲節也。未知孰是。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左右告

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

鄭玄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向。右北向。左也。已投者還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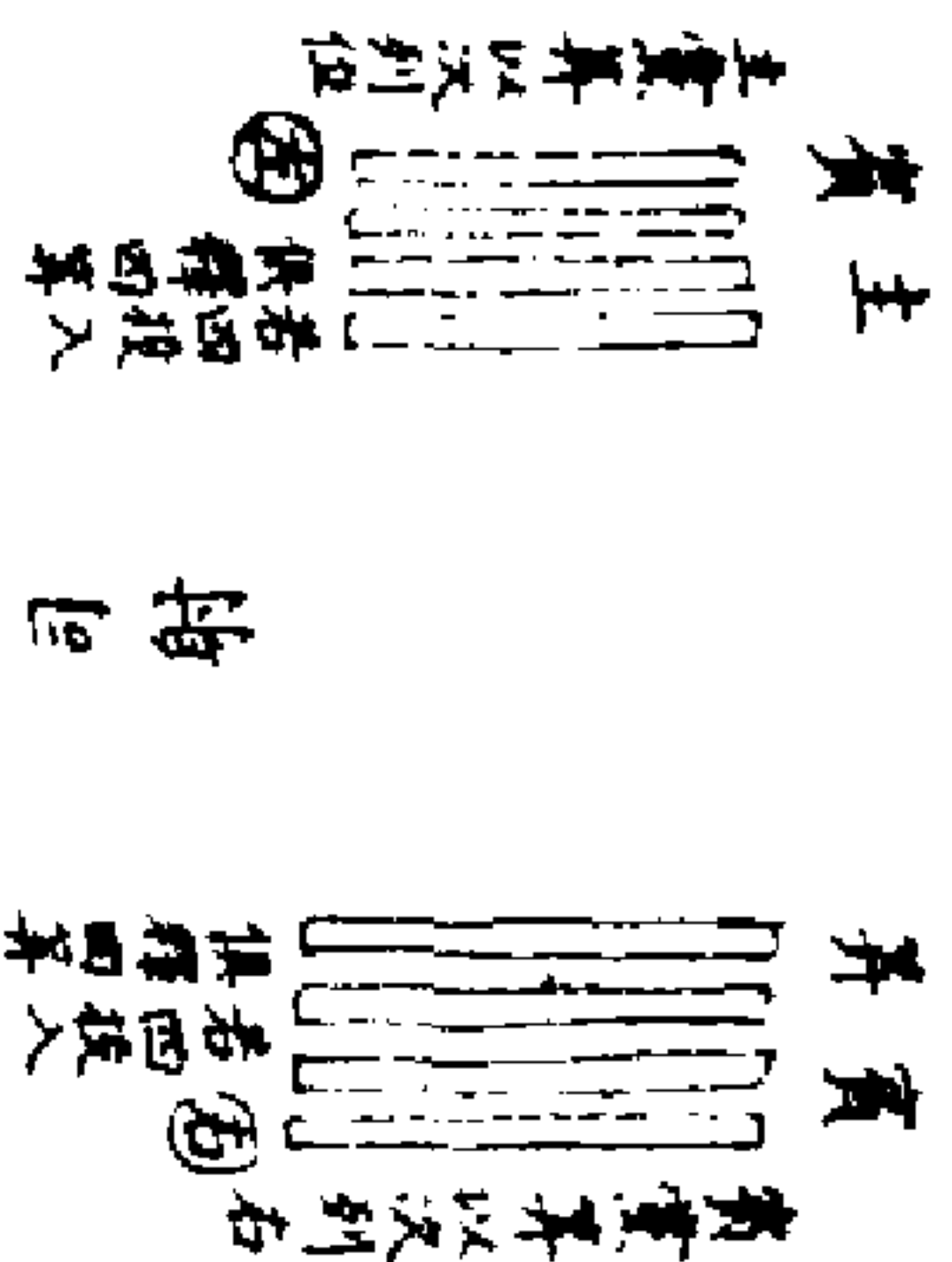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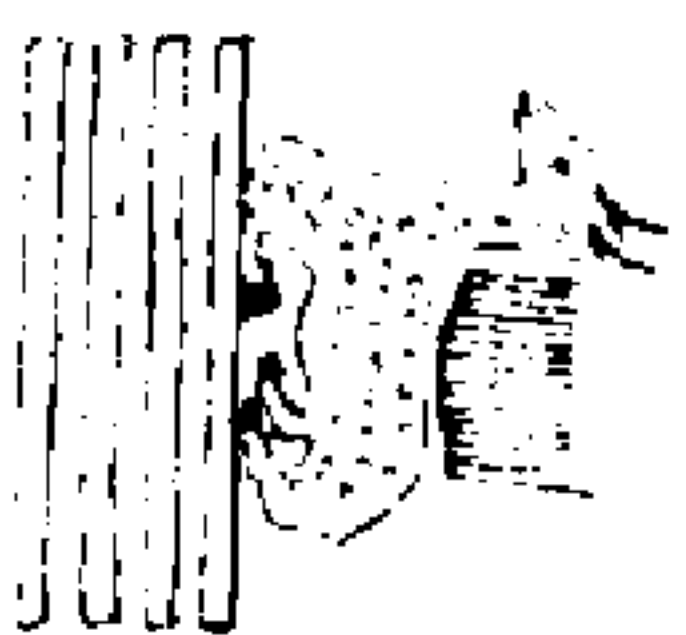
反其位。陸德明音義更古衡反不同。孔穎達疏左右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

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而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又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至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碑後未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長。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爲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拾音怯。陳樂詳解左右告矢具。左主黨。右賓黨。司射於左右俱告。以矢具請拾投。請左右更拾而投之。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司射先東面立有順投而入者則司射坐跪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賓黨矢有入者則釋筭於其右。主黨矢有入者則釋筭於其左。陳澧集說左右告矢具。主黨於左。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彭氏纂圖註義投壺之禮。非特主賓爲偶。凡主賓之黨皆可以次而進。少儀有少者侍投與尊者爲偶之禮。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其亦釋筭

於左右以次而列。其兩前注限衛是某說

釋

算



投壺之禮先
實八算于中
餘算積委中
西司射跪取
中八算改實
八算于中與
執以俟投者
投一入釋一
算于地餘算
跪委中而
取中八算改
實八算于中
與執俟再投
其釋算委算
取算實算並
如初卒投視
所釋之算以
定勝負行罰
爵也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
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永樂大典卷二千二百五十八

十

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玄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役
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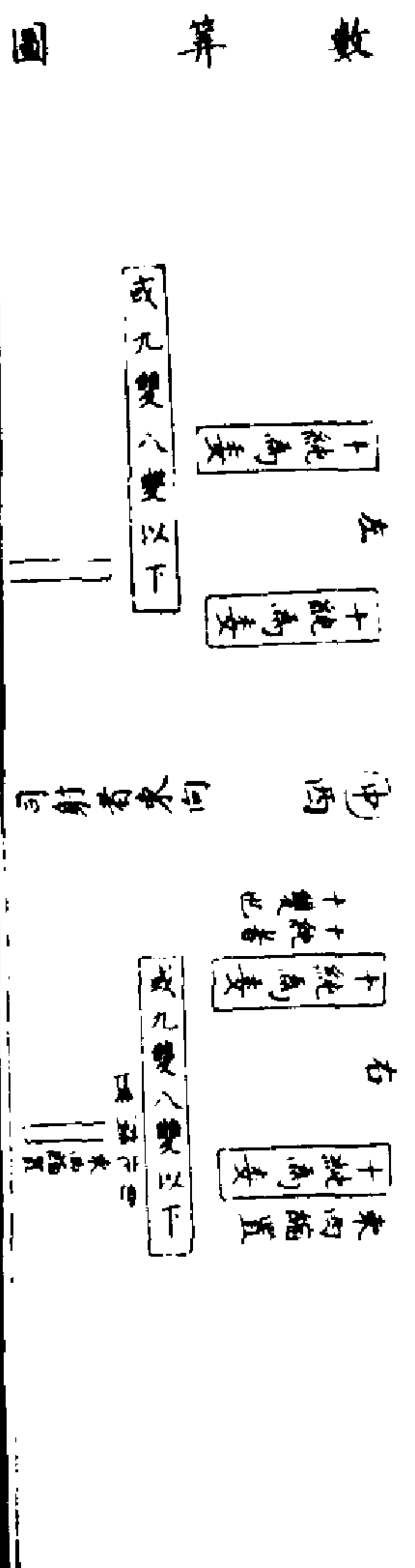
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
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飲在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
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作主黨勝
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陸德
明音義數色主反注同為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
下同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句反縮色六反直
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枝其綺反孔穎達疏卒投至右鈞正義曰此
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
射於壺內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
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為不滿純
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
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
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
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注卒已至

以告。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執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摠欲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要義司射釋獲如數射算。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算為奇。遂以奇算言。投已若歸一算。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實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鄭八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卒。即律反。下同。數音所奇音春。下同。鈞音均。陳標詳解卒。投矢畢。司射執算曰。左右卒

永樂大典卷三二百零八

士

投諸數。請數所釋算。二算為純。二算合為一純。一純以取。一純則以取而實之左手。一算為奇。一算則號為奇。遂以奇算告。謂左右數鈞等之外。或純或奇。皆謂之奇算。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奇算純。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純。奇則曰奇。如奇算奇。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奇。鈞則曰左右鈞。若左右數鈞無勝負。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朱申句解。遂以奇算告。以左右之算相比較。而以餘算告。假如左四算右三算。則但以左一算告也。曰某賢於某若干純。以勝為賢。尚技藝也。若干。即奇算之數也。彭氏纂圖。註義經所言數算之法。約鄉射文。鄉射詳而此投壺畧。今亦且圖。庶觀者有考。



詳鄉射禮釋後者數其既知并偶之既勝復分左右總數之有兩並橫置之異者蓋數多故其易見又其黨之執勝也投壺乃射禮之細故不列三擇獲者而以私射代之餘則亦宜從

注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鄭玄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酌酌者勝黨之弟子陸德明音義觴

夫羊反字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或作賜

鄭玄注酌者亦酌真於堂上不勝者坐取乃進而跪飲之灌酒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陸德

明音義跪其妻反奉芳勇反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鵠天下飲不勝同孔穎達疏命酌至敬養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

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須許酌乃於西階上南向設壺洗解升酌坐奠

於堂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下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壺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

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賜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壺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

于堂上是也注周禮至射爵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

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役壺射類故約鄉

射而知也要義酌者飲者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命酌曰至敬養藍田

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

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為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

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

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為己病不敢以己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嚴

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

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賜也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注呂伯恭音點傍注奉音捧灌音貫陳澧集說司射命酌酒者行罰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壺洗解升酌坐而奠於堂之上其當飲者跪取壺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賜為

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專教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未中句解命酌曰命酌酒者請行禮。請行罰爵酌者曰諾。酌者諾而酌酒。當飲者皆跪。當飲請不勝者跪而受罰。奉賜曰賜灌。當飲者奉賜言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勝者跪而答言敬養者。以酒所以養者病也。彭氏纂圖註義。案此所言。皆飲者禮。若少者待投勝。則自洗爵以請。不敢煩酌者。有文在少儀。可參孔疏所引。設置洗牌。皆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

主皆曰諾。

鄭玄注。飲不勝者。果司射又請而勝者。立馬當其所筭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其馬於

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對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陸德明音義。有如字。又持史反。馬于偽反。

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玄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筭也。既徹馬。無筭。爵乃行。陸德明音義。去音起。呂夏孔頴達疏。正對至徹馬。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果司射請而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對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而勝者。樹標立其馬也。馬各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筭之前。所釋之筭。果中

永樂大典卷三千二百六

十一

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而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儀。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兩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而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飲不至無豐。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復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筭。飲不勝者。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對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壺上。則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專賢。當須親酌。手自後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馬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正爵既行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八

請徹馬。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算爵之事。要義投壺立三馬。與鄉射立耦小異。見前注。與。衛湜集說。正爵既行。至請徹馬。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者。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未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兩備也。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算以計其數。立馬以未其武。既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缺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算。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免有獨為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為怨馬。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之間者矣。鄭氏曰。見前注。北。氏曰。見前

永樂大典卷字音

十四

疏。陳澹集說。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蓋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正爵既行。對爵已行。請立馬。將行慶爵。故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以算為馬。故馬當算之前。一馬從二馬以慶。一勝者不得自慶。附於再勝者以慶之。慶禮曰。三馬既備。前言立而此言備者。立而後備故也。請慶多馬。慶禮之辭止此。

依禮書

馬各直其算圖



姑圖其一

以見餘制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筭多少視其坐

鄭玄注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而數也投壺者八四矢亦八四算陸德明音義坐如字又才卧反注同

籌室

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鄭玄注籌矢也舖四指曰扶一指籌也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

堂或於庭其體象隨要卑之宜無常處陸德明音義籌直四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舖音烏反又芳大反象息列反處昌慮反

筭長尺二寸

鄭玄注其即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據案也陸德明音義長直亮反注同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

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

去席二矢半

鄭玄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益一則為二斗得圓圍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

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陸德明音義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焉于偽反躍羊略反圍音圓圍去倫及奇紀宜反滑平八反

矢以

柘若棘毋去其皮

鄭玄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天大七分或言去其皮即陸德明音義柘止夜反木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

水樂大典卷三十三

十五

注同孔穎達疏算多至其皮正義曰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焉之復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算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稍寬故九扶注投壺者八四矢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正義曰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倍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益一則為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圓圍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高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圓圍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圓周圓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其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間方

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壹圓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壹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壹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壹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壹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壹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壹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要義。矢長短。壹廣狹。席遠近。見前注。踈衛湜集說。算多少。視至母去其皮。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為之差。

皆陽數也。壹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壹去席二尺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託其義。為雖小事。有所不廢也。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為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壹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筭。嚴陵方氏曰。謂之筭者。以計多少為義。謂之矢者。以觀中否為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算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別於尺。故加二寸。為母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握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為持。在內。為握。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壹之圖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註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圓壹之實數。而註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壹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

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壺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為夫之距家雖知其夫而不知其所以夫。願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註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鄭氏曰凡前注北氏曰見前疏陳澧集說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夫亦四算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呂氏曰棟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算多少視其坐此一節明用算之數。三禮圖云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若鄉射記云壽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云與投壺禮同

永樂大典卷千二百零八

十七

壽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壽

三等之夫或用柘若棟。

本

夫長二尺
室中用之

天

本

夫長二尺八
寸堂上用之

等

本

夫長三尺六
寸庭中用之

除同前上疏

圖

算長尺二寸。此一節又言算之尺寸。鄉射算長尺四寸此云算長尺二寸或者投壺射之細故算差短。壺頸脩七寸為其天之躍而出也。此一節言壺之形制及所容。餘同前注疏。衛淇其說壺去席二夫半。按孔氏疏鄭氏算法極詳謂以三分益一之法求之得腹周二尺七寸奇徑九寸有餘。然當時用三分益一之法未用四分退一之法未免大間容二斗以外。未于數之謂算家有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鄭氏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又皆取全寸不計分釐未免失之。遂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之謂腹周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廣八寸五釐然廣若果是八寸五釐

永樂大典

卷二二五八

周當二尺五寸三分木免亦闕容一斗五升以外緣以虛加實退之法於數猶木精也。今依
其家審率廣周的計二尺四寸七分一釐七毫八絲三忽徑廣七寸八分六釐四毫七絲八忽徑
容一斗五升。學者若欲求之別
有算法餘同前注。其說
魯令弟子辭曰母懼母教母借立

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母懼母

教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浮

鄭玄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其立堂下相察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

禮表乘異。不知孰是也。懼教慢也。借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
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孫丘據。浮
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為道。陸德明音義。懼好吾反下同。教也。教五報反。五羔反下同。教慢
也。借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蒲來反。浮音縛。謀反罰也。俾音直。吏反。為音于。偽反。鄉許亮
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据匏。薄交反。孔穎達疏。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
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兼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
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母懼母教者。懼亦教也。號令弟子云。母得懼而
教慢也。母借立母踰言。借立踰言有常爵者。母借立謂不正面前。母得踰言謂遠

相談話。若借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
是借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借立踰

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
注晏子至丘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要義。魯薛令弟子辭。見前注。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
心易流。今之所以飭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

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嚴陵
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

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
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者。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

者。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嫉矣。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注。陳標詳解魯令弟子辭曰。魯薛。一國名。各

有投壺之禮與樂。記者兼存其小異同處。母懼母教。自大意。母借立。相借
而立。母踰言。踰言。相踰越而語也。四者皆不敬。借立踰言有常爵。即罰爵

薛令弟子辭曰。母懼母教。母借立。母踰言。若是者浮。罰飲曰浮據。
魏文侯曰。飲不驕者浮。以大白一說。魯同姓。薛異姓。待同姓異姓之別也。鼓。口口。

□□□□□□□□□□

魯鼓

□□□□□□□□□□

薛鼓

鄭玄注此魯薛

擊鼓之節也。圓者擊擊。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陸德明音義。圓音圓。擊薄。逆及。鄭呼為擊也。其聲下其音。稱稱然。稱音吐。儀反。口方。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鐘。鐘然。鐘音吐。耶反。

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鄭注。投壺之鼓。半射。鄭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鄭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屬賓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陸德明音義。長。丁大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預。

魯鼓 ○□□□□□□□□□□
薛鼓 □□□□□□□□□□

故兼列之。孔穎達疏。魯鼓。薛鼓。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圓者擊擊。方者擊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圓點。有方點。故以為圓者擊擊。方者擊鼓。若類有圓點。則頻擊擊。若類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每一圖點。則一擊擊聲。若類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

永樂大典卷千三百五十八

九

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禮。人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注庭長至投壺。正義曰。經云。同射。庭長。素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于解南北向。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未

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為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替。蒙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替人也。素。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未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未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

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承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要義。魯薛投壺射禮。鼓節。見前注。投壺有賓主黨。見前注。衛湜集說。鼓。口至。口。長

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天。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威。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

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兩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禮也。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

壹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壹禮。壹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飲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蓋嘗請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帥。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坻。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下興表其重。投壹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山陰陸氏曰。魯投壹之鼓多。薛投壹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陳櫟詳解鼓。○口至口。○皆屬主黨。註本此下。又存魯鼓薛鼓之節。與前有不同者。今去之。按此投壹禮。多以射禮行之。鄭氏釋此篇。多引鄉射禮之文。餘同前注。陳櫟集說。魯令弟子至。皆屬主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弟子若走者。浮相屬。今從之。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壹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乘甲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懼亦教也。借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見前疏。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投壹禮第十一。鄉禮二。投壹之禮。主人奉矢。司

射奉中。使人執壹。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壹。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壹。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壹。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敢從。賓再升受。主人撤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撤還曰。辟。右請投。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止見二篇。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即大戴禮記。壽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壹頭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壹中實小豆。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壹去席二矢。半。今詳經文不言壹之圖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未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圖壹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壹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圓。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因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壹。腹徑九寸。而圓二尺七寸。則為夫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和其所。以夫。疏乃依

請曰。某有杜天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杜天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杜天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主人般還曰。避。主人序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并受天。道則兩。權開。退及位。揖賓就筵。司厭進。處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句曰。順投而入。此投不擇算。勝隊不勝。止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投者曰。請奏。程百間者。一。大師曰。諾。左右告天。具。請投。投入者。則司厭坐。而釋一算。曰。賓實於右。主實於左。率投。司執。執餘算。曰。左右率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厭以奇算。告曰。某實賢於某。實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布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樂酒。當飲。皆跪。奉獻。曰。賜。勝者曰。敬養。司止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為以慶。受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臺。懸。階。七寸。壺。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受。斗。五升。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一。天。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括。右。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算。多。少。視。其。生。既。算。周。則。復。始。堂。下。司

永樂大典卷千三百五

壺

正司厭。庭。長。及。陛。士。立。者。皆。為。賓。當。樂。人。及。童子。使。者。皆。為。主。當。降。指。其。序。階。及。樂。事。皆。與。厭。同。節。曾。公。弟。子。辭。曰。無。厭。無。樂。無。筵。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燕。曾。孫。侯。氏。今。曰。秦。厭。干。一。張。侯。參。之。曰。今。曰。秦。厭。四。正。具。舉。夫。夫。君。子。凡。呂。庶。士。小。大。莫。廢。御。于。君。所。以。燕。以。厭。則。燕。則。饗。賢。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元。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濟。其。堂。乃。抑。其。行。既。志。乃。張。奴。夫。命。厭。厭。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尔。不。寧。侯。馬。尔。不。朝。于。王。所。故。元。而。厭。女。孫。強。食。食。尔。曾。孫。侯。氏。百。福。凡。雅。二。六。篇。其。八。篇。可。歌。歌。庶。鳴。鞭。首。鶴。巢。采。繁。采。蘋。伐。檀。白。駒。駒。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周。歌。史。義。史。見。史。重。史。誇。史。賓。拾。聲。奴。侯。右。記。樂。章。此。篇。取。之。不。載。說。大。戴。亦。有。此。篇。其。文。大。同。小。異。不。可。偏。廢。今。既。小。書。附。五。篇。末。矣。此。章。小。戴。所。無。雖。多。闕。決。然。存。之。可。備。參。考。故。大。書。之。且。補。經。後。之。記。

大戴禮投壺篇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

天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杜天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杜天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主人般還曰。避。主人序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并受天。道則兩。權開。退及位。揖賓就筵。司厭進。處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句曰。順投而入。此投不擇算。勝隊不勝。止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投者曰。請奏。程百間者。一。大師曰。諾。左右告天。具。請投。投入者。則司厭坐。而釋一算。曰。賓實於右。主實於左。率投。司執。執餘算。曰。左右率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厭以奇算。告曰。某實賢於某。實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布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樂酒。當飲。皆跪。奉獻。曰。賜。勝者曰。敬養。司止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為以慶。受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臺。懸。階。七寸。壺。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受。斗。五升。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一。天。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括。右。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算。多。少。視。其。生。既。算。周。則。復。始。堂。下。司

曰避。以拜受。天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處。壹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壹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絃者曰。請奏。程首。問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天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之。算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率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率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算算多少。視其坐。天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壹中置小豆。為其天躍而出也。壹去席二天半。以拓若棘。無去其皮。犬七分。曾孫侯氏。今日。恭射于一張。侯祭之曰。今日。恭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廢。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饗則設。執旌既載。于侯既充。中獲既置。壹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壹高八寸。壹斜五升。壹

脰修五寸。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卸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康鳴。程首。鶴。巢。采。繫。米。類。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尚齊可歌也。三篇。問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誘。史。賓。拾。聲。歡。扶。魯。命。弟。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衛。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充。而。射。女。孫。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壺氏 千家姓

壺黯 氏族言行錄

壺充國 前漢書李廣利傳

壺遂 前漢書韓安國傳安國於梁舉壺遂臧

壺公 東漢書賈長房傳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及市罷輒跳入壺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樓上觀之異焉因往

拜奉酒脯翁知長房意其神也。謂曰：子明可史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嚴，旨酒甘肴，盈衍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姓氏遙華，壺公賣藥于市，懸壺於室，夕則飛入壺中。汝南費長房為市吏於樓上見之，知其異人，為酒掃進，餽公坐受不謝。日久語長房曰：來隨我入壺中，見重門，門道樓觀五色，左右侍衛，公曰：我上界仙府，暫請人間。宋劉後村集躍入無人見，誰知有路通長房，非點者，草草出壺中。

挈壺氏

周禮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舊唐書百官志，置司天臺，乾元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初改大史監為

司天臺，改置官為挈壺正二人，掌知刻漏，五官挈壺正五員，正九品。新唐書五官挈壺正二人，正八品。武后長安二年，置挈壺正乾元元年，與挈壺郎，係車正司曆司長皆加五官之。宋書官志，挈壺正正八品，其判局及同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今十年一遷，惟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國朝欽天監有五官挈壺正，壹員，從八品。

投壺氏

羅泌路史高辛氏紀，荀侯諸侯之伯音，厥之為公族，後逝教却呼重僕，羨臯廬焉。投壺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